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八回 梅翰林因詩擇婿 賈副憲觸緒聯姻

話說芝哥兒從著張越存讀書，過了年，便是七歲。知識漸開，便將書義常請先生講解。近又添了一件奇處，每每默坐半日，並不開讀，卻又不是睡著。張越存是個有意思的人，見芝哥兒穎悟不群，便率其自然之性，總不強他。更有奇處；他雖默坐，及查起功課來，書卻全然背得過。張越存從此更不管他。那一日，正是三月初旬，芝哥兒理他熟過的《詩經》，念到「崧高維岳，駿極於天。維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」四句，他便只管沉吟起來。誰知他今年讀書不同舊歲，凡讀的書皆要懂得。閒時看史書一亡說義、軒生時，許多靈異，便已生疑。及看到了L夫子五老降庭，麟吐玉書的事，便要去問。因是《史記》，先生並未叫讀，恐被呵斥，不敢質正。這日讀這「維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」，難道世界上人竟從天上降下不成。把往日所蓄的疑團，一時並集，又是讀的《詩經》，可問得的，遂走下來，拿這本書問張越存道：「這兩句詩像說甫與申是岳所降的，神生的，如信為真，則何所據？倘說是假，詩為聖人手訂，豈有誕妄不經的理[，馬？」張越存道：「你問的很好。」便將聖人感召之理，原是呼吸相通的，應魔劫而生魔，到得聖人在位，和氣致祥，便有吉星瑞曜應世，來為朝廷黼黻。遂舉金環後身的羊祜，玉燕入懷的張說，謫仙是長庚轉世，坡老是魁宿臨凡，把幾個古人說與他聽。芝哥兒聽了，似有所動，終是未能豁然。雖答應著「是」，走上位去坐了，終不展卷，仍自默想，大有眼觀鼻，鼻觀心的光景。

天晚放了學，虎哥兒家去了。寶釵看見芝哥兒回來，不要飯吃，就去睡下，恐在學房有甚緣故，因叫了焙茗來問。

原來焙茗感念寶玉的恩，伺候芝哥兒十分盡心，朝夕出入，就是饑寒飽暖，時刻留心，像個嫵嫵一般，較林天錫盡交差事的大是不同。這焙茗長的也甚有條乾，本姓葉，皆以焙茗呼之。前歲在坐廳廳衙門內派過幾回稅口，又受過一次漕，積蓄了有二百多銀子，這兩年放給人，使得些利錢，約有三百餘金。向替李貴好，遂與李貴第三個兒子叫李白新的，李貴也備出三百頭，同焙茗合了伙，請下兩個伙計，開個小錢鋪兒。李自新常在鋪內，焙茗閒了也到鋪走走，大有起色。寶釵見他在芝哥兒身上著實用心，便向王夫人回了，將柳五兒指配與他，雖未圓房，柳家甚覺情願。柳五兒見焙茗長的好，又是寶玉舊日寸人，也沒的說。一

這日寶釵在門口站著，將焙茗叫到簷下，請了安。寶釵便問：「芝哥兒今日學房受師爺氣嗎？」焙茗說：「我這芝哥兒再沒有受氣的事。每日上的書，多就多，少就少，皆背的滾熟。張師爺在老爺前誇過幾回，說總沒有見過這樣聰明學生，疼的很哩。哪來的氣？惟有今日，他拿本書向張師爺去問，張師爺替他講了半天，小的看他只是悶悶的默坐，不說一句話，點心沒吃，茶也沒喝，就下了學。小的著實放不下心，二奶奶就不問小的，再待一會小的也要求周大嬸子來瞧瞧的。」寶釵說：「芝哥兒睡了，沒甚事，你出去罷。」寶釵回來，摸他身上也不熱，頭上也不怎麼樣，遂任他睡去，叫王奶母好生看著，自己便在一張便榻，穿著衣，就枕著拐枕躺下。

芝哥兒似睡不睡，將及五鼓，心底大有所見。天亮起來，洗了臉，到學房來，仍是寂然默坐，並不唸書。張越存雖說聽其自然，未免也自時留心看他。焙茗急的更了不得，站在門口竟不動身，倒叫張越存攆著去了。

芝哥兒坐了又有個半時辰，一念不生真如來，復覺頂門倒似響了一聲，合著胸前這塊玉放起光，一霎時滿屋皆明，恍惚中覺得己身是玉帝案旁左金童，奉命來此塵界，以結數文真人未結之案。慢慢將眼睜開，仍就坐在書案椅上，不覺朗朗的吟道：

木有根兮水有泉，謫來塵刹應隨緣；

而今打破盤中謎，月燦雲開別有天。

張越存忽然聽芝哥所吟，不覺吃一大驚，道：「好呀，你竟悟了。」芝哥兒道：「學生不懂什麼是悟，就只生甫及申是維嶽神所降的，實在不假，學生如今無疑義了。」張越存也不甚理會。

這芝哥兒從此悟徹本原，歡歡喜喜，書便仍舊讀去，但讀的書固是懂得，即所未見的書，未知的事，提起來無不原委洞然，毫無遺略。有時說個典故，發些議論，張越存竟莫從窺其底蘊。

這年鄉試，張越存錄科甚高，要去起考。芝哥兒忽議：「先生不如到午年上好。」眾人全不介意，果然張越存這科又落孫山以外。到鄉試後，又點學差，聞翰林卻點了貴州學院。送行起身，惟賈政著實，格外並送了好些盤纏，不煩細贅。

那江西學政梅侍講差滿覆命，仍回了本任，拜幾位客，吃幾回酒，就過了年。難道梅翰林仍是賃房作寓不成？原來賈政與梅翰林最厚，差將滿時，就寫字托賈政替他尋了一所房子。賈政先替備銀置了，稅了契，俟梅翰林到京，好交與他。不意梅翰林未起身時，叫他兒子梅調鼎到家，接了他夫人先到京來。見了賈政，已將銀先帶來還。搬到新房，賈政早替備買賈許多桌椅床帳，及銅錫木磁等件傢伙，皆是璉二爺辦的，有何不妥。梅調鼎著實感激，將寶琴也就接了過來住著，伺候梅翰林到京，再來親謝。

梅翰林到京，面了聖，歸到私第。長子梅調鼎在家鄉料理莊田，惟次子調鼎隨任，門口候著，請了安。梅翰林見這房子地面寬綽，院子深沉。進了二門，向東一院係書房五間，配房、照房皆合款。向西進了院門，轉過屏風，便是大廳三間，照廳四間，朝東的廂房二間。廳上擺設齊全，桌椅整列。迎面一張長條幾，掛著沈石田山水大畫。案頭瓶爐俱備，又備大理石插牌一座，玉盤一件。轉過廳，又進一垂花門樓，就是住房。一帶七間，兩邊廂房，後面群房尚有兩層，皆是家人住處。東有一門，出去就是廚房，再從廚房迤南向東，過一層門，便是花園。花木繁，亭閣寬敞。

梅翰林心中甚喜。到上房，見了夫人，說些別後的話。宅琴領著月娥進來，梅翰林半世只此一個孫女，心甚疼愛。寶琴請了安，月娥就跪下磕頭。梅翰林拉起來一看，月娥生得溫秀典重，更歡：喜的過不得。拉著手，問了幾句。又向寶琴說了回話，便要去拜賈政。從先梅翰林在朝時，賈政亦拜過了。及至梅翰林到賈府，賈政又不知何處去拜客，亦未在家。梅翰林對林之孝說：「先替我說，我再來謝，可替回明。」林之孝答應著「是」。

過了兩日，賈政請梅翰林吃酒接風，梅翰林亦送了許多土物。再在別處拜客，吃吃酒。

過了年，又屆二月會試之期。梅翰林點了房考，直到三月半間才出了禮闈。賈蘭這年散館，放了編修。甄寶玉這科卻中了一百六十四名進士，殿在三甲，留部學習。榜後完姻，即把李綺娶了過門。榮府禮賀往來，一無缺略。

再說芝哥兒了悟前因，一心無累，從張越存要鄉試時露了一露，後便深自韜晦，不修邊幅，較五六歲轉多童失。這些俗眼皆被他來瞞過。這日排門插艾，節慶蕤賓。閔師爺一早被董詞林邀去。賈政擺酒，請張越存、褚小鬆過來小酌。門客詹光有事，好些日沒來。程日興同賈璉出城，不知所辦何事。這賈政性喜鱸魚，尤嗜海鰻。此時已經夏半，又在都中，這海鰻是最不易得的。梅翰林平素所知，這日廚子不知在那裡買得兩個極肥的海鰻，梅翰林一時高興，用抬盒盛了肴饌酒碟點心各樣，卻拿一盆水，將這海鰻裝了。移樽來就賈政之教。賈政聽了大喜，連忙請進來，與張、褚二位見了禮，彼此問過好。賈政即笑著說道：「梅老先生體量小弟無物應節，竟備了酒饌來。真是趣人！」梅翰林道：「不是如此說。擾的老大人太多了，我學生今算還席。卻為今日得兩個極肥鰻魚，小弟不敢獨食，專此致敬老大人。即吩咐貴庖人整治來，咱們下酒何如？」賈政投其所好，便舉手謝道：「小小一節，可見知心。」即叫李貴說給廚房，加意作去。賈政因思梅翰林喜吃羊肉，便吩咐李貴耳，又說了兩句。席本未撤，大家即讓了坐，重整杯箸，便就飲將起來。談些時事，辨些古書。梅翰林帶來酒碟，問著端來。

酒已飲了數巡，張越存忽提起芝哥兒所問的「維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」這個理來，梅翰林亦不能實有所指。因向著賈政道：「令孫幾歲了？」賈政道：「八歲。」梅翰林聽了吃驚，暗暗想道：「何物老嫗，生此寧馨！」笑著道：「老大人有此玉樹，何不令我學生...」會？」賈政即叫人吩咐焙茗：「快帶芝哥兒出來。」焙茗應了進去。

這時寶釵領著芝哥兒與史湘雲，惜春，同平兒、巧姐兒、琥珀、玉釧兒、鶯兒，大伙猜枚贏粽子、鴨蛋，芝哥、巧姐兒卻贏了

許多，笑的個王夫人什麼是的。正頑著，聽得賈政來叫，即令人問焙茗：「有什麼事？」焙茗將梅侍講要見的話回了。遂叫他穿了衣裳同出來。

芝哥兒才進了門，梅翰林看著穿的黃葛紗的袍兒，佛青暗團龍半實半露的褂子，腰間荷包帶係著上鉤。腳下粉底官靴，頭戴時款涼帽。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。心裡便愛。只見他走到他跟前，打個千，請了安。替張先生也是打千請安，向褚小鬆作了個揖問好。又替賈政打千請安。梅翰林見他輕重得宜，進退有序，更自十分歡喜。因讓他脫了衣服坐下。彼時擺個杌子，靠著賈政下手。芝哥兒卻不坐，看著賈政。張越存道：「你就坐罷，沒人說你。」芝哥兒方才坐了。梅翰林問道：「你師傅說你問「生甫及申」這個道理，你心理有個見解，何不談談？」芝哥兒又看賈政，不言語。賈政道：「你只管說罷。」那芝哥兒才開口道：「甫與申原不必問其所由生，只問岳果有神與無？既說是降，必定有所承命。甫與申只算應運而生罷了，本無甚奇，且其理最實。經我老師講過，就無疑義。」梅翰林連聲贊道：「名論！名論！我學生幾聞所未聞矣。老大人何福，得此玉麟。」賈政道：「小阿子，不過述其先生之言。老先生尚宜教之。」

說著，就端上鱸魚來。大家爭著吃了一會，便就論起靈均來。有贊美的，有辨駁的，持論不一。芝哥兒拿個枇杷果吃，總不開口。梅翰林向張越存道：「令徒可學作詩嗎？」張越存道：「他也作過兩首，卻不常作。」梅翰林道：「這個要請教了。」即以《五日懷古》為題，叫芝哥兒作。賈政叫取紙筆，「你可那張桌上慢慢的作，不必忙。」這賈政是怕他作不出來的意思。誰知芝哥兒走到桌邊略想一想，提起筆來，就寫出一首七絕，雙手遞給賈政。梅翰林看著，早站起用手接了，說：「竟作完了廣因朗朗的念道：

貼水荷錢風裊綠，墮階榴火雨添紅。

三閭從古無餘憾，競渡何人恨莫窮。梅翰林大聲贊道：「好警句！翻案出奇，獨見其大，我輩當遜一席矣。」張越存、褚小鬆一同誇獎，賈政不知道芝哥兒能作詩，心中也喜。因舉著酒讓道：「請飲一杯。」梅翰林道：「不獨詩，這字亦寫得秀極。」便把手中酒一飲而乾，道：「好詩！懷詩！我再飲杯。」因說：「你可吃些果子罷。」即把櫻桃、枇杷、楊梅、紅李各樣，皆挪到芝哥跟前來。芝哥兒仍拿著個枇杷吃。

此時又端了羊肉上來，梅翰林道：「這物何來？老大人真是愛我。」即舉箸吃數塊。因有所觸，成了一句，要想對語，也再想不出來。因對賈政說道：「學生觸境，偶得出句。欲試令孫一對，不知可否？」賈政道：「這有何妨。他小阿子家，對得來對不得來，皆無關係。倒要領教，廣弟見聞。」梅翰林道：

魚稱鮮，羊稱鮮，魚羊皆鮮。褚小鬆道：「這是絕對了。」大家想了想，皆不能對。了，芝哥兒也定了一定，即對出一句道：

子配好，女配好，子女盡悞。向芝哥兒說褚小鬆忘了情，拍案叫道：「妙極了！拔從得來？」梅翰林聽得對了這麼一句，遂觸動了一件事，連好也贊不出，只是微微的念道：「子配好，女配好，子女盡悞。」念了兩遍，忽發一言道：「此中莫非有天緣麼？」眾人皆不知其意，勸著喝酒。梅翰林此刻酒到杯乾，吃了竟有十數杯。將這對句往復不厭。

褚小鬆道：「晚生久有一句，再對不來。也求世兄先生對罷。」因說道：

君子堂前君子竹，芝哥兒即對了一句道：

大夫階廠大夫鬆。把這三位老先生皆驚訝的出了神，同聲贊道：「積善之家，當有此慶。這非尋常能及的了！」梅翰林就吩咐跟的家人劉祿：「你快家去，將我最愛的一方歛硯，四匣李廷八的頂煙墨，那部顏魯公的墨跡，內板的那部《文選》，即刻取來。」劉祿應了，即騎馬回去。這邊仍舊飲酒，賈政便要叫芝哥兒進去。梅翰林竟有依依不捨的光景。說：「再坐坐。」就把椅子挪來，靠著自己坐下。不住將糕點讓芝哥兒吃。張越存道：「老先生別把他當小阿子，胸中博的很呢！」賈政一味卑牧。

正說著，劉祿將東西取來，用氈包盛著。打開擺在盤裡，獻上。賈政起身謝了，又叫芝哥去謝。芝哥兒搶了一搶，梅翰林就拉住了。賈政賞了劉祿一個荷包，二兩銀子。就叫芝哥兒辭了梅翰林，回過張先生，著焙茗拿了梅翰林給的物事，跟芝哥進去。

到了上房，把個焙茗快活的，將做詩及做對子的事說了一遍，詩合對子卻說不上來，只得撓頭。寶釵道：「你去罷！」就叫鶯兒把盤子接過來，王夫人看了道：「顏魯公墨跡，這是稀世之寶。就是歛硯、陳墨，也不是易有的。」便叫鶯兒收了去。寶釵便說給他：「可同老爺那次賞的放在一個棕箱裡。」鶯兒應著去了。寶釵便問他做的詩合對句，芝哥兒說了，寶釵心裡詫異。

再說梅翰林見芝哥兒進去，又飲會酒，吃了飯，撤傢伙，喝著茶，又說了好半日話。天交二鼓方才回去。到了家，夫人鄒太太見他酒多了，就安頓他睡下。他又喝了回茶，方睡著了。睡了一回，忽然爬了起來，鄒夫人也就披衣，連忙坐起，問道：「老爺怎麼樣？」梅翰林道：「我不怎的。」又要了一杯茶來喝了，遂說道：「我有件事，妻與夫人商量。」鄒夫人道：「老爺有事，只管說。」梅翰林便將今日在賈府飲酒見芝哥兒，品貌如何出眾，及賦詩對對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天下那有這等雋才！我看月娥亦甚不凡，如配了芝哥，便滿了我意。你可替媳婦斟酌。此事若托薛親家太太一說，斷無不妥的。你看可使得麼？」鄒夫人道：「老爺既看準芝哥兒，自是不错的。容我與媳婦商議，再覆老爺的命。」梅翰林見夫人說話投機，便道：「很好。」看鍾上，才交丑初，便說：「天還早哩，咱們且睡。」於是脫了衣，重行躺下，便就酣酣的睡熟去了。

次日一早梅翰林上衙門，鄒夫人梳洗畢，寶琴叫孫嬌嬌領著月娥同過來請早安。鄒夫人一見，就說：「你來的好。我正要叫人去找你，有話講哩。」寶琴道：「太太有話，就請吩咐。」鄒夫人便將梅翰林的話詳細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你看此事可成得麼？你公公著實看上你那外甥呢！」寶琴道：「那芝哥兒實在是個好孩子。但咱們是女家，如何自己先提？」鄒夫人道：「這個何妨。」只作你大娘的意思，探探口氣，再著色相去說。」寶琴道：「太太這話很是。」

吃了飯，就坐車到薛宅來。虎哥兒這日發熱，要出花兒，正請了鄭月坡在那裡看。寶琴不便就開口，把車打發回去，就在娘家住下。只到夜間無人的時候，才把此事向薛姨媽備細一說「就叫他明日去提。薛姨媽說：「我正有事，明日到你姨媽那邊去。我就說一說，想亦無礙。」

到了次早，薛姨媽吃過飯，就來見王夫人，說：「當舖裡又要用銀子，不知咱還有的給他沒有？」王夫人與寶釵商量了一會，又找了璉二爺來，大伙兒計議，又添了二千，連前做一萬銀子，給薛宅當舖行著去。

王夫人回了薛姨媽話，就留薛姨媽吃晚飯去。薛姨媽惦著虎哥兒當差，本不欲住，又因寶琴的話沒從說，只得應了。就瞧了李紈，又瞧平兒，才到寶釵那邊去坐。因一時屋裡沒人，就把梅翰林端午吃灑，著實看上芝哥兒，要作女婿的意思，不添枝葉，就實說了。寶釵說：「這倒很好。我和琴妹妹最說得來。況這個月丫頭生時，手裡拿著金如意兒，合我這芝小子又是個成對兒金玉。或者這是姻緣，也未可定。就只說前月，我們老爺為芝小子親事，力辭了臨安伯，說他那裡還有些惱哩。娘回來見了太太，湊個機會就提提。若問我時，我再用言成全就是了。」

正說著，玉釧兒進來說：「太太請姨太太呢。」薛姨媽就同寶釵一同過來。李紈同平兒，巧姐，皆在王夫人房內等著哩。巧姐今年十九歲，長成了人，模樣又好，嘴頭兒又會說，連平兒通敵不住他。薛姨媽見了，想起璉二奶奶，甚覺難受。問了個好，就大家一齊坐了，喝過茶。

忽見芝哥兒從學裡來，替薛姨媽請了安，就靠王夫人站著，要枇杷果吃。王夫人說：「你比小時倒像小阿子氣了。」因叫琥珀拿盤子，裝枇杷給他吃。他不吃，先把盤子端到薛姨媽跟前，檢個頂好的遞上去。薛姨媽笑的什麼是的，說道：「好孫兒，我不吃。你吃罷。」因觸動心事，遂笑著向王夫人道：「他這樣孝敬我，到明日我替他說頭親事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這是姨太太疼愛。不知是什麼人家？」薛姨媽就著勢兒說道：「我這算是親上保親：寶琴有個女兒，是姨太太見過幾回的。本來聰明，模樣兒甜淨，女工而外，也算無書不讀了。梅翰林與姨老爺相與的十分好，我才敢提及。未知姨太太以為何如？」王夫人聽了道：「這事倒也相合。」因用眼瞧著寶釵。那寶釵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這事不是一句就定的。太太須向老爺商酌，再回娘的話。卻不可先向

琴妹妹提起。」王夫人說道：「很是。姨太太就照寶姑娘這話，再聽信罷。」話剛說完，已齊了。張越存有事，不在學裡。芝哥兒也就挨著寶釵坐下，了酒，就端上菜來。吃了點心，就盛上飯。因是便席，就飲不多酒。大家吃完，漱過口。未點燈，薛姨媽喝了茶，就回去了。」王夫人等賈政回來，就把薛姨媽的話備細說了。又說：「這個就是與芝哥兒同年生的那月丫頭，老爺也見過的，倒好個齊整孩子。」賈政說：「他乳名不是叫月娥嗎？」王夫人說：「正是。」

這句話觸起賈政一件心事來，就是本年正月初一夜間，賈政得了一夢。就像那年中秋節在大觀園，史老太太飲酒賞月，說那怕老婆的黃酒月餅餡子笑話兒時的光景。忽見滿天霞光閃爍，香氣氤氳，從廣寒宮裡走出個霓裳仙子，落到席前。賈政便從夢中驚醒。一向存在心裡，從不說破。今日薛姨媽來提的就是月娥，正與夢來相合。親上作親，月娥生的又好，且與梅翰林相好莫逆。就說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心倒覺得好。你與媳婦相商，可作，就求薛姨太太做個撮合山就是了。」

過了一日，王夫人飯後叫人請了寶釵來，把賈政肯的意思對寶釵說了。寶釵本來願意，正商量去煩薛姨媽做個保親，兩下說合此事。